

穿衣穿走了「三件套」

袁念琪

过去买成衣少,多自买面料缝制。那时,的确良、卡其、龙头细布是热门面料“三件套”;这些上海货风靡本地并走红全国。

记得1974年前后,的确良如闪电划破面料世界夜空。的确良是俗称,大名“涤棉”;由化纤产品涤纶和棉混纺而成。挺括免烫、易干轻薄,经磨耐用,在服装款式和颜色翻不出花头的日子,以面料出挑迅速大热。受追捧还因收布票少,一尺布票买两尺。每人每年发布票16.5尺,能省就省。

的确良也有写“的确凉”的,但夏天穿的确不凉,没得绸、棉布透气凉快。因近似透视装,也不能赤膊穿衬衫。上衣袋最好不放钞票,易成小偷目标。的确良风还入上海人的日常语,如“依拿的确良当揩台布”,意思是大材小用浪费或说你狗眼看人低。

其实,的确良在20世纪60年代末已问世,因量少市场罕见,在1968年还出了悲剧:“8月18日,南京西路红缨服装店出售的确良衬衫,因争购,人多拥挤,橱窗玻璃被挤倒,造成1死6伤。”(《静安区志》)“70年代末,涤棉印染布产量达到3.75亿米,占印染布的总产量近30%。”(《上海纺织工业志》)

卡其为英文khaki音译,老早译“咔叽”,俗称“斜纹布”;属棉布中高档货。据《上海日用品商业志》,“长期供应不足,列为全国平衡分配品种。上海纺织品站最高年销量达1.4亿米左右。”多做春秋穿的西裤及时髦的风衣。因其厚实耐穿,英国人在19世纪40年代就用做军服,后多做制服。穿制服多捧“铁饭碗”,卡其近朱者赤被世人侧目。1970年后,卡其被上海人叫“涤卡”的涤棉卡其替代。涤卡不便宜,棉卡其一尺8角3分,涤卡要2元2角多,贵近3倍。到1980年底,涤卡才免布票。

姆妈给我做的的确良白衬衫和深灰涤卡裤,从中学穿到农场。爸爸给的一套“三合一”的确良军装,缺点是怕火,碰香烟灰也会烫出洞,打仗不能穿。

想当年,龙船卡其和宇宙防雨卡其是闻名全国的上海名牌,比肩而立还有龙头细布;面料中,只有它成为过生活指数。“折实单位”是新中国成立初实行的保值计价单位,把货币价值挂钩N种数量的生活必需品实物的价格,以保障生活和稳定经济秩序。上海自1949年7月起,每个“折实储蓄单位”包括:白粳米1升、龙头细布1市尺、生油1市两、煤球1市斤。存取款按折实单位换算,后拓至工资和房租等。

在相当长的时间里,龙头细布在国内外长销不衰。它由纯棉织成,细洁柔软;上海人多用它做被夹里,后因被套广泛使用而与被面一起远去。

随着人们制衣方式的改变,那些耳熟能详的面料称谓已淡去,但现实服装所标成分里,还能见到那些熟悉的字眼:涤、棉、毛等,叫人想起了往事……



早年,大雁北去的时节,我在北京鲁迅文学院进修。有一天,老作家王愿坚应邀而来,讲的是生活与创作的关系,我以为这也是名人的老生常谈,却不料其中的故事刻骨铭心。

说句题外的话,当年与愿坚老师面对面时,我还不知他在1945年时就是八路军的小战士,且是1947年入党的战地记者。言归正传,那个令人动容的故事,发生在1935年秋。愿坚老师说,生活中总有些历久弥新的东西,哪怕是逝去的年代再久远,想起来还是让你心中五味杂陈,不能不为之而感叹。

“鸿雁于飞,哀鸣嗷嗷。”他讲《诗经·小雅》中的鸿雁,重点在于那个“哀”,且问:哀鸣的内涵是什么?误解者众多。在红军长征途中,你若听得就会懂得,那个人乃至那些人,那支向死而生的队伍,可否称之为愈挫愈勇的哀兵?接下来,他讲了这个小故事。

草地残秋,雁鸣夕照,落霞如血。

半空中,倏忽间传来一声哀鸣,有孤雁缓缓地飞过来,去追赶“人”字形的雁队。临近两个掉队的红军战士头顶,便看得真切也听得真切:“噢,噢,噢,噢……”那雁翅吃力地拍动着,仿佛是人戴着的两只白手套,正在为一个宏远的目标——抑或说是一种执着的信仰——而竭尽全力地鼓掌、

鼓掌。“噢,噢,噢,噢……”不愿坠落,不甘罢休。

然而,这只落单的大雁,或许在征途上受了伤,或许因患病而体力不支,看样子是难以坚持了。两个红军战士亦如此。这个女卫生员,芳名婉如。那个是伤兵,胡子拉碴的,破衣烂衫上尽是血污,将牙齿咬得嗑嗑作响。他由婉如用力搀扶着,拖着被炸断的一条腿,手拄着他的长枪,一步一步、一步地蹒跚而行。十分遗憾的是,他究竟叫什么名字,如今没有人记得了。

据婉如回忆,这片草地大都是沼泽,一眼望不到边。伤员脚下——一滑打个跟头,就摔倒在泥水里了。那断裂的腿骨,想必让他疼痛难忍,竟然哀嚎一声。而此时,那只大雁飞到他的头上方,相距还未远。

于是,婉如惊诧地发现,这伤员仰面躺在地上,吃力地举起了长枪。本他的手指扣住扳机,是的,他一定想到点燃的篝火,火苗舔着吱吱作响的雁肉。是的,他没有被伤痛折磨死,却快要饿死在途中了。

婉如就跪在他身边,正要察看他的伤势,此刻见他举枪向空中瞄准,她一巴掌压下去,只听得砰的一声枪响,也不知

子弹飞到哪里去了。婉如生气地叫道,你这是要打谁啊?你!

她说着就哭了,就下意识地伸手摸干粮袋子。可是,那斜背在肩上的袋子里,哪里还有一颗米粒?这伤员知道自己拖累人,料想走不出大草地了,他就索性一把推开婉如,闭了眼生硬而决绝地说:“你走吧,走!”

她一怔,嘴里只吐出一个字:“不!”说罢,她就趴在草地上,用力抓住他的双臂,将他的身躯“滚”在自己身上。然后,她又挣扎着爬起来,硬是背着他往前走。那双小女人的脚,一步一步踩在泥沼里,“噢,噢,噢,噢……”就走得天也黯然失色了。

想想看,一个羸弱的小姑娘,怎能背负这个大男人?大约走了一箭之地,她就再也背不动,只好又搀扶着他继续走。

这时有人传话说,前方部队遭到敌机空袭,本营的六连长身负重伤。婉如听了,不由得惊叫一声跌坐下去。讲到这儿,也不知是何缘由,愿坚老师停顿下来,听课的我们也都哑然了。过了一会儿,他的语气有些哽咽,缓缓地说:“这位六连长是婉如的亲哥哥,兄妹俩从小就相依为命,又是一起投奔了红军。”

证雁

于波



江南味道

曹伟明

的毒蛇,救了一命。从此,乡亲们见到四叶金花头,都会小心地珍藏,盼望沾点仙气,碰到好运。

有关“金花头”,民间还流传着这样一个暖心的故事。在唐代的青龙镇,酒坊桥畔,有家酿酒人家,夫妻俩相濡以沫,勤劳持家,日子过得虽然清贫,但和睦安稳。不料春暖花开了时,妻子突发重疾,遍请医生诊断,都束手无策。丈夫为救爱妻,日夜摇舟奔波于江河湖港之间,寻觅救治良方。功夫不负有心人,在青龙镇边的重固小镇上,他遇到了何氏中医。老中医为他指点迷津,说青龙镇的吴淞江畔,生长着一种不起眼的小草,正是治愈他妻子病症的灵药。丈夫依言采回草头,每日煎汤给妻子服用,没过几天,他妻子的病竟神奇般地痊愈了。夫妻俩感念此草头的救命之恩,便将其唤作“金花头”,这一雅称便在古青龙镇一带流传开来。

春回大地的青绿时分,正是江南人采食草头的好时节。不时不食的我外婆,在我小时候,总喜欢采撷鲜嫩的草头嫩叶,炒煮烹饪。营造出初春的味道,变幻出清炒草头、河蚬草头汤、草头塌饼等诸多美味佳肴。在我的舌尖记忆中,这些菜肴不仅滋味鲜美,更令人难忘。外婆总是说,草头清炒,需要白酒点色;白酒是草头的“魂”,菜肴若是有了魂,才会美味。多吃草头,可清热解暑、利尿消肿、活血化瘀、抗菌防病、健脾消食,增强人体的免疫力,是春日不可多得

的天然养生食疗。

如今,位于青浦徐泾国家会展中心“四叶草”的可爱造型,犹如幸运的“金花草头”,每年吸引了众多的中外商人和游客。当地作为“非遗”文化的汤炒,烹饪技艺手法简洁明快,更讲究火候、材质,常把草头汤炒烹饪出具有绝妙风味,让人远远地就能嗅到萦绕鼻尖的鲜香。那道乡野闻名的酒香草头圈子,热油快炒,浓油赤酱,盘中红绿相映,草香中裹着荤意,荤味中透着草头鲜绿,“珠联璧合”,一口咬下去,酒香四溢,鲜嫩爽口,满嘴生津,胜过大上海“老正兴”和“绿波廊”的经典美食。

江南人钟爱春日里的田野草头,这便是外婆常说的“物候”中的“咬春”。而她更爱在立夏时节,制作江南的传统点心“草头塌饼”。

她老人家常常用草头叶茎与糯米粉搅拌,在油锅中煎烧,烹制出朴素无华的江南塌饼,胜过如今的老外“披萨”。我在饥饿时嚼上一口,便有一种食欲的满足。那满嘴蓬松酥软的弹性口感,混着淡淡的大自然青草香气,爽而不腻,咸香扑鼻的味道让我尝尽了江南乡野的清新与质朴,有了一番“嚼夏”回味的乐趣,真切地体验到了“嚼得菜根香,百事皆可为”的坚忍感觉。外婆总说,嚼过草头香,身体有力量,人生行走会更坚强。

草头,是江南的符号、乡愁的滋味。它虽没有大鱼大肉的荤腥,却却是实实在在的江南味道。在寻常的蔬菜里,我从草头中寻觅到不平凡的江南春夏,领悟到江南人对草头那份原色原汁原味本真的执着痴迷,对江南这方灵

动土地的深切热爱。



他说:“我是‘负号青年’。”

“负号青年”,这个在上海知青中早已湮没在历史沙尘中的称号,被他提起,让人颇为错愕。

谈到这四个字时,他在灯下如火苗一样的目光,一下子熄灭了。现场一下子寂静下来,时间像凝固了一样。一分钟——对他来说却是半个世纪。

他父亲去世比较早,母亲为一家生计忙碌,没时间管他,五年级时他辍学了,在弄堂里打架,被行政拘留,无奈之下,母亲把他送到了工读学校。

1964年,老师动员到新疆去当知青。当时上海就业压力大,大批学生读完初高中就失业在家,他想换一个新的环境,也许是一个新的机遇。他报了名。出发前领衣服时,发的是蓝制服,不是像其他人一样的黄军装。工作人员告诉他他是去做工程的,所以就跟别人不一样。没有穿上军装,临行前他连照片都没有照。

除了蓝制服,他还多了一个名称:“负号青年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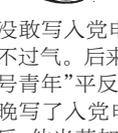
到新疆兵团农一师后,他被分配到工程分队工作,修建水库。用独轮车推土方,挑担子,打夯,开荒造田,开发新农场。修塔里木河第一座大桥,他和工友睡在工地,没有房子,晚上就用红柳盖一盖。

1980年,按照回城政策,他终于可以回上海了。连队送给他100公斤瓜票,又请他吃了一顿饭,这是他在新疆兵团受到的唯一的优待。

1980年8月15日,他去开瑞服装店上班,工号牌往衣服上一别,他好像大梦初醒:“我在上海上班了?”第一笔生意12.8元,顾客给了他20元,他找不出来,情急之下,他掏出香烟,撕开烟盒,拿着钢笔在上面演算出来,把零钱找给顾客。

淮海路开瑞服装店每天人山人海,他的柜台一天上万块的营业额。当务之急,是学会打算盘。没有基础,就从头学。别人下午七点下班,他晚上十点下班,星期天也在店里练习。一个月下来,他参加技能比赛,拿了第一名。做了一年半的营业员,领导提升他为柜台长。他白天工作,遇到没有现货的服装,就让顾客留下地址,晚上送货。看到外国人穿的新样式的衣服,他就自己画,然后设计出来。他们的男服装比南京路的服装还要好。三年后,他被提升开瑞服装店的副经理,他的事迹发表在报刊上,题目是《浪子回头金不换》。组织有意培养他,但他一直没敢写入党申请,“负号青年”像一座大山,压得他喘不过气。后来,新疆兵团一位连长到上海,跟他说“负号青年”平反的事。他的思想包袱一下子放下,他当晚写了入党申请书,题目叫《把一切献给党》。不久后,他光荣加入党组织,被任命为开瑞服装店中心店总经理。

多年后,在阿拉尔塔里木河畔,我站在上海知青文化园的上海知青名录墙前,在十万人的名单中找到了他的名字——金志强。在支援建设新疆兵团10万上海知青中,“负号青年”有700人。阿拉尔没有忘记他们,历史没有忘记他们。



「负号青年」

谭现锁



七夕会

意大利的多洛米蒂以其连绵无尽、如锯齿般锋利的山峰而闻名于世。每当日出或日落的光芒洒落在这些奇峻的山尖上,岩石便泛起玫瑰金般的柔光——当地人称之为Enrosadira,意为山岩在光中燃起的红晕。因此它成为了全球摄影师心中一生至少要抵达一次的圣境。

秋日,我如往年一样带着摄影团前来,期待捕捉这片山地的灵魂。然而,去年欧洲气候反常,多洛米蒂一改往年的秋高气爽,沉陷在连绵不断的细雨与阴云之中。每日,我们都在追踪不同海拔的云层动向,像读一部随时重写的

淬火冰峰

张廷

晓升空,恰在旭日跃出地平线的那一刻,整个天际被点燃:光线穿透锋刃般的山脊,在云海深处炸裂成万丈霞辉。冰冷与炽烈在此刻汇聚成永恒的诗篇,多洛米蒂的灵魂在天地尽头盛放,镌刻在镜头之中。

摄影